

溥仪的五个女人

徐翔
王振虹 著





-303

长篇剧情小说

溥仪的五个女人



60733 / 13

1992. 9. 北京



2 034 0320 9

(京)新登字 132 号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
张树贤

溥仪的五个女人

*

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

(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: 100037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通州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11.125 印张

印数: 1—6 500 册

ISBN7-5072-0468-5/I·41

定价: 7.50 元

第一章

A 篇

1962年的北京，刚从饥饿里喘过一口气儿来。

小饭铺里，无论是包子、饺子、炸酱面，还是北京特有的炒肝儿，豆汁儿、驴打滚儿……

人人都吃得香。

一个三十多岁清秀的女人，灰布衣衫。

也是灰色中山装，带近视眼镜的瘦男人。

他们不但饺子吃得香，聊得比饺子的热气更热。

旁若无人。

五十多岁的男人谈起恋爱来，也会忘了外面的世界，只守着自己甜甜的心。

对面小方桌上，一个鬓发全白的老头儿，可直眉瞪眼的瞅着他们。

“老普，你说话真有意思。”那女子笑靥仿如秋花。

老头儿再也忍耐不住，推开碗，手扶小桌哆哆嗦嗦的站起来，直楞楞的朝他们走去。

他打颤的声音盖过了人们的‘嗡嗡’声。

“皇——上——！”随着这尖厉的声音，老头儿‘扑通’一声跪下了。

小饭铺里所有的人，连碗筷都傻了。

这灰衣男女也楞了。

“不不，我不是皇上……”

女人缓过神儿来，心想：我这男朋友，碰上精神病人吧？老头儿却跪地不起，叫着：“宣统爷！皇上！”

“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我现在已经不是皇上，是公民了。”男人伸手去扶老头儿。

“啊？！你从前是皇帝？！”女人大惊失色。

“我就是爱新觉罗·溥仪，因为……”

小饭铺里的人，纷纷涌过来，一睹昔日皇上的风采。

女人站起身来，提上小包就走。

溥仪慌了手脚，大叫着：“淑贤、淑贤！你听我说……”

溥仪也追出了门。

小饭铺主人才醒过盹儿来：“哎，饺子钱！这‘皇上’没给饺子钱哪。”

“我给，我给”老头儿十分荣幸的代付了“御膳”费。

溥仪追到了公汽车站。

“淑贤，你听我说，因为怕你不理解，打算处一处，等你了解了现在的我，再跟你说我从前的事，可不是成心瞒着你。”

他现在的女友，护士李淑贤，低头沉吟。

难怪，这太突然了。

谁突然发现男友是‘龙’变的，会怎么样呢？

“哎，不信，你问介绍人。”溥仪更加语无伦次。

李淑贤摇摇头：“我怕，我不要跟皇上……”

溥仪垂头丧气的回到独居的住所。

瞧这老头儿搅的；真堵心。

走进院子，还没进房门，更堵心的就站在那儿。

先看见一块红黄色的织锦缎。

紧紧裹在一个肥如水桶的女人身上。

她头上是翠，手上是金。

在一片灰兰色中，刺眼。

“唷，皇……”她刚弯腰请安。

溥仪白了她一眼。

她急忙改口：“溥爷！”

溥仪又赏了她两‘白果’。

“噢，溥……溥同志。”她这一笑，脸上的粉直往下掉面儿。

这是位皇族老小姐，叫毓芬，五十多岁未婚。

溥仪三岁登基，六岁退位，出宫当了日本傀儡——伪满洲国皇帝，再为战犯……

毓芬时刻关心。

剃头挑子，反正她这一头儿，总是热的。

战犯特赦，溥仪回了北京。

‘皇’‘妃’‘贵人’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

毓芬自以为，皇天不负有心人。

溥仪自顾自开门进去了。

眼见只剩下小半扇房门没掩，毓芬急侧身，想把肥肉全塞进去。

“我累了，要歇着。”

唉！一个死也不愿跟皇上……

另一个一心一意想当皇后……

随风传来邻家女子唱曲的声音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……”

B 篇

四十一年前，也有两个女人……

民国十年，仲春。

“甯，大嫂，大喜呀！奴才给您叩万福金安啦。咱们娘娘呢？
奴才占了个先儿，头一个来叩头啦。”

在北京哈达门外花市上头条的一个大杂院里。

忽然窜进来这么一位身穿缎子长袍，团花马褂的老爷。

他挺得意。

挺精神儿。

却怎么也掩不住脚底天鞋穹半截的窘样，他穿双洗得发白的旧布鞋，一矮身跪在院中泥泞不堪的方博上。

冲着—位穿旧蓝布裤褂，面有菜色已年近四十的妇人，“叭叭叭”！磕了三个响头。

紧接着说出上面这一串话来。

这女人一时惊得忘了手里捧着的盛棒子面的盆子。

大杂院里另两户街坊，也全都傻了。

住东屋拉排子车的老张，刚流完一身臭汗进了院门。

此情此景，让他愣住了。

两小眼瞪得像俩鸽子蛋。

那老爷磕头的时候小辫一撅一撅的。

好象哪儿不对劲。

一叩头身子就往前一抽搐。

再瞧下边，嘿！

是跪在了烂菜上。

老张忍俊不住，捂住了那张大嘴。

北屋住的是小学教员白先生，他正在廊子上教两个上小学二、三年级的女儿算数跟图画。

他们也停住了手，呆呆地看这一出戏。

被称作大嫂的中年女人，终于看清了来人，哆哆嗦嗦地叫了声：“六爷。”便伸手示意他快起来：“有年头没见了，您，您这说的啥呀？”

六爷一站来就点头哈腰，殷勤万分。

“娘娘千岁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？您问的是谁呀？”

“咳，文秀啊，您的亲闺女文绣，今儿格让小皇上钦点了皇后娘娘啦！噢，是钦圈的。”

“啊？！”文绣的母亲，六爷的寡嫂蒋氏大惊，虽仍紧紧抱住怀里的瓦盆儿，却将里头的二斤棒子面洒了一地。

这蒋氏，是满洲贵胃端恭的续弦夫人。

端恭属鄂尔德特氏家族，属满洲八旗中上三旗之一镶黄旗。和正黄旗、正白旗一起由皇帝亲自统率，称为内府三旗。

女真未进关前，在牡丹江沿岸的依兰县地界居住，清代称这地方为三姓。

迁长白山麓后，随努尔哈赤起兵，被多尔袞率领入关，世世代代出生之时就有一份钱粮，为官者代代不绝。

端恭的父亲官至吏部尚书，更是管官的官儿了。

直到光绪年间，仅北京城方家胡同这所宅子，就有五百多间房；至于永定门外大兴县等，更有数不过来的田地。

家中的古董字画、珍宝古玩、善本书籍，到民国初年没了旗人的钱粮，子弟们便东偷西典。

谁也没本细帐，究竟有多少。

管家位上下其手，金子卖了个马粪的价儿。

端恭是长子，偏偏官不长，只在内务府谋了个主事。

兄弟六人，五弟华堪却似子承父职，光绪年间，也官居二品，身为吏部尚书。

华堪谨守长幼有序的圣训，对瑞恭执礼仍然端而恭。

但父亲的赞许，求职送礼的逢迎，仆役的恭谨，年伯世兄口口声声的“一门两尚书”的说法，以及华堪的顶带花翎朝服补褂，都使身为长子的端恭惭愧不已。

可是三代同堂，六兄弟全住一块儿，出来进去，打头碰面，那有见不着的呢？

更使自己意气难平的是长子竟无长孙！

除华堪两儿子外，就连那四个光知道提笼架鸟、走马架鹰，捧角儿宿娼、玩蛐蛐、斗公鸡的弟弟，也全都会生儿子。

这真叫瘸子的屁股——邪门！

自己先娶了个门当户对的母夜叉。

虽然是太宗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族的后裔，却没有一点满清第一美人孝庄文皇后的影儿。

倒象皇后的卫兵！

身高五尺六，再穿上旗服，脚蹬花盆底儿，竟比自己高出半个头去。

腰围三尺，搂都搂不过来。

这肤色，要掉到煤堆里可就完了，你绝分不出哪是煤哪是她。

脾气，也像侍卫，一言不合，就摔盆子打碗。

全粗也罢，可她的心眼却特别的细，忌讳特多。

有个丫头说了句：“唷，这锅盔烙糊了，外头撒多少白面也

盖不住。”就让奶奶赏了两大嘴巴，立刻打发出去，卖了。

成婚第五天，五弟送来一对南宋官窑的大瓷瓶，说是搁在书房放个大立轴什么的，自己无心说了句：“瞧这五大三粗的样儿。”

话一出口，尚未落地，这可遭殃了。

只听“叭”地一声，背后被她猛拍一掌，推得自己来了个大马叭。

又哭又闹，说是拐着弯儿骂她呢！

唉，她生了个粗傻的丫头片子，也就罢了，还可说是闭眼凑合着生的。

如今苍天有眼，她正格儿的去“侍卫”孝庄文皇后了。

续弦的蒋氏夫人，温柔贤淑，娇巧玲珑。

别看是汉人，样样都顺着咱满清的规矩。

自己也享了几天闺房之乐，很是下了点功夫，盼星星盼月亮，就盼生了儿子接继香火，可她……

连生两个丫头片子，唉！

真是命中注定，罪莫大焉。

就为这些，端恭不到六十就撤下娇妻和三个丫头片子，上列祖列宗那儿告罪去了。

进到那一间屋子半间坑的小屋，六爷好半天才看清这儿的寒酸样，嘴里还一连连问着：“娘娘呢？哎，文绣呢？”

“她刚放学，就帮我送挑花的活计去了。六爷，您请坐，您风风火火地到底说的什么呀？”

蒋氏定了定神，欠身陪坐着，向这位分家以后从来不来往的小叔子打量了两眼。

这几年，就是老远碰见，他也避着走，就怕沾了自己身上的穷气。

“大嫂，您可知道皇上要大婚，选秀女的事？”

蒋氏点点头。

“您可知道五哥把文绣的相片儿呈了上去？”

蒋氏又点了点头。

“这就对了，我从醇亲王府打听来的，小皇上就在咱文绣的相片儿上画了个圈。钦定为皇后啦。”

蒋氏本来对一切事就是全凭别人作主的。

丈夫在的时候听丈夫的，一连生俩女儿，自己就觉得一截截往下矮，人前人后大气儿不敢出。

丈夫撒手西归，那四房天天倒卖家产，分了家，自己的那份私房钱又让娘家兄弟哄得去做买卖赔了个精光。

这些年，全靠五弟华堪接济，自然大事小事全听他的。

满朝文武他都能管，何况孤儿寡母呢？

所以华堪说这事的时候，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，立时说：“全凭五爷作主。”

还哄着文绣去照了张相，说是五叔赏的，姑娘都十三了，照张相臭美一下。

看着她欢天喜地活蹦乱跳的去照相，心想秀女成千上万，有钱的皇亲国戚家格格多的是，还真轮得上咱这穷得耗子都不来窜的人家的胖丫头了？

也别让五叔不乐意，他不也为光宗耀祖吗？

这事一直瞒着文绣，选不上，也就罢了。

没想到……

难道老六说的是真事？

六爷的嘴可一刻也没停。

“大嫂，这事，还是我有先见之明，文绣是宣统元年生的不是？那就命里注定生是宣统的人哪。”

蒋氏怔怔地看着他。

“还记得您生她那天，我跟大哥在方家胡同老宪后园下棋，丫头春红报喜，说是生了个格格，大哥立马儿长吁短叹，不乐意了。”

提起此事，蒋氏仿佛愧对丈夫。

六爷仍兴味十足地“侃”着。

“可我哪，瞅见院墙外有顶轿子指着个女眷，还给大哥说了个小段儿……”

“哦”，蒋氏沉吟了一声。

“从前有哥几个聚会，这个说生了个小子，人就说‘恭喜恭喜’，那个说生了个丫头，人就说‘也罢也罢’，此时，过来顶轿子，生闺女的就说：“请看，这四个“恭喜”抬着“也罢”。

蒋氏没有被逗笑，笑的是六爷。

“哈哈，这不，这闺女，别说八抬大轿，娘娘的凤辇，得三十二抬，还有銮驾七十二件……海了去了，大哥当了国丈，要是活着，不定乐成什么样呢！”

“国丈？”蒋氏才醒过神来。

“六爷，我求您，宫里没人跟五爷说，文绣也一点不知道，您千万别说啦。”

蒋氏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惊得晕头涨脑，信少疑多，脸发烧，后冰凉。

可是这事，六爷走后文绣还是听见了一点儿。

十三岁的文绣送完挑花活计，把换得的那几个铜子儿揣进

内衣口袋，手捧着新领的活儿。

她一路想着：还有一篇大楷，三行小楷没写，算术也有题，还得帮额娘干点挑花活计。

一路上槐花香气儿一阵阵飘过来，榆钱也一串串地。

得摘点槐花，掠点榆钱，合着棒子面一蒸，又香，又省粮食……

偏偏九岁的妹妹文珊死乞白咧要跟着自己，可路上见了捏面人儿的，卖冰糖葫芦的，不管什么吃食玩物，她就走不动了。

去的路上知道没钱买光看看，回来的路上，就吵着要买。

其实，自己也馋得直咽吐沫，可明天拿什么买棒子面粘米呀？

糖的滋味好，饿的滋味可真难受。

生拉硬拽带吓唬，才把文珊带回了家。

没进院门就听见白先生一声长叹，说：“民国十年了，还又有了大清的皇后娘娘？”

文绣跨进院子就直冲上房走廊问着：“白先生，您说什么大清皇后？”

“啊，啊，我给她俩讲历史呢。”

白先生想到蒋氏刚才求自己别说这没影儿的事，再看文绣天真的样子，深悔自己好感叹的毛病，急忙指着自已俩女儿掩饰着方才的失言。

同时，用眼瞪着女儿，示意她俩别开口。

文绣羡慕地对白先生说：“我都初中一年级了，老师才讲秦朝汉朝，她们才小学一年级，您就给她们讲到清朝了，家里有老师，真好啊，长多少学问哪。”

这天晚上，在另一个十六岁少女的心里，可就没那么轻快了。

内务府大臣荣源的女儿婉容，那天晚上正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吃西餐、跳舞。

同去的有她的英文教习美国人任萨姆女士，和任萨姆的朋友，一位法国记者，一位英国公使馆的二等秘书。

他们都是汉学迷，遗老遗少旧王公大臣随处可接识，不稀罕，不少人还以与洋人交往为荣呢。

可是东方女性，贵族少女，特别是皇亲国戚家的女子，大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难睹芳容。

任萨姆，作为传教士的女儿，能带她的学生出来，真是天赐良机。他们恳求了若干时，任萨姆今晚才践约。

婉容，属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。

入关以前在黑龙江省龙江县任生员，曾任过吉林将军。

父亲荣源是内务府大臣，母亲是荣禄的二女儿，真正的“皇带子”。

到民国十一年，祖传的良田四十顷，在怀安县就有近三千顷，广厦何止百间。

北京家居的帽儿胡同是九十九间半，至于吉林祖产，和荣源在青岛，承德，京郊西山那儿都买所房子备着。

兄润良，弟润麒，中间就这么了娇娇女。

无论什么形容美人的词儿对她都合适。

鹅蛋脸，杏核眼，弯月眉，樱桃小口，一笑一口珍珠镶嵌似的细白牙。漆黑的头发，一抖开象黑缎子迎风，梳上两把头，是乌金云髻。

棋琴书画，她一学就会，从小跟着兄弟在家里也念过私塾，比兄弟学的都快，就是没个长性儿。

额娘宠着她，听见先生告状，总笑着说：“咱们家的格格还用费尽心力的考状元吗？那末科状元刘春霖，祖上是当佣人的。别累着她就行。”

额娘是个昆曲迷，说到这儿就唱开了“春香闹学。”

“我是个女娘行，那里应文科判衙，只不过识字儿书涂嫩鸦，待映月，遥蟾蜍眼花，侍囊萤，把虫蚁儿活支杀，比似你悬了梁，损头鬓，刺了骨，添疤拉……”

唱完自顾自乐，把老师晾在一边儿。

民国以来，看着小皇上都请了洋师傅，也给他们兄妹请来各种各样的洋先生、洋女士。

婉容学了钢琴，跳舞、英文，举止谈吐，在中国皇家做派上，又加了点洋贵族派儿。

所以那俩洋人见了她，更是赞叹不已。

舞会上，她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，人人驻足凝目。

光她那身打扮，身穿一件鹅黄缎子的欧式长裙，上面却绣着浓淡相宜粉色的荷花。

那英国人急于要卖弄他的汉学知识，说：“公主，你们太后的衣服，一年四季绣什么花，是有一定规矩的，夏天的，就是这荷花，她下了圣旨，你们才能穿夏天的衣服。”

婉容微笑着。

随着华尔兹的音乐优雅的转了两圈，她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也知道，在白金汉宫，伊丽莎白女王不穿纱裙，别人也是不敢穿的。”

回家的路上。

她独自坐在马车里，车帘子一放下，就是一间小屋。

任凭自己天上地下的胡思乱想开了：

小皇上会不会跳舞啊？他长的什么样？像这英国人这么帅吗？噢，他跟我同岁，没这么老。

他看了我的照片吗？

可惜那照片儿眉眼都看不清。

皇后！古今往来中国有二百多位。

有吕后，武则天，老佛爷，也有贤如无盐跟长孙皇后似的。可从今往后，再不会有啦，起码是大清的最后一个。

我可不想管那些朝政。嗨，民国了，也没什么朝政可管。

可宫里那份风光，排场，还真叫人老想着。

小皇上要见我这么漂亮，准跟我……

想哪儿去了，怪害臊的。

前几天在真光电影院里看美国片儿“风流皇后”，真不像话，她背着皇上跟别人……我站起来就走。

不看这个，什么呀，我就跟皇上俩……

“格格，到家啦。”

进了府门，几进院子都鸦雀无声。

婉容还沉浸在兴奋里，没觉出任何异样。

她心急着去向父母禀告一声自己回来了。

因为任萨姆只跟额娘说带她去熟悉熟悉外国礼仪。

正做着皇上丈母娘梦的恒馨，想着皇上皇后要接受洋人的参见，不住地说：“好好，应该，应该。”

哪儿知道这礼仪不是鞠躬，更不是请安，而是跟洋人搂着跳舞呢。

她刚进正房院门，就听见额娘愤愤地大声嚷着：“这叫咱们

的脸往哪儿搁呀？”

仆妇一见婉容的身影立即大声传禀：“格格回府了。”

额娘室内就再也没了动静。

“给阿玛，额娘请安。”

婉容在窗外刚说完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由内传来阿玛荣源的声音：“回房歇着吧。”

这声音也颤颤巍巍的打不起精神。

婉容回房，找来乳娘，逼着、闹着，撒着娇的打听出了这消息——小皇上居然在一个又穷又肥的小丫头照片上画了个圈！

十六年的中西贵族教育，使她处变不惊哪怕心里猫爪子挠似的，脸上丝毫不露。

只淡淡地说了句：“更好，我留洋去。”

可脚底下掩盖不了的怒气，把双鞋甩了三尺远，就躺下了。

却怎么睡得着呢？

这才明白额娘话的意思。

是啊，不去参选秀女也就罢了，没选上？就凭我，什么时候不是众星捧月似的被人羡慕和赞许？居然敌不过个穷丫头！

小皇上瞎了眼了。

不，就是那张相片儿，不该叫人进府来照，该找洋人把脸照清楚了，像英国人那油画。

是啊，没选上，这脸往哪儿搁？

翻过来复过去的，哎呀，气得胃跟肚子都又疼了。

是不是再来几口大烟？

上回一抽就好。

不行！那玩艺儿抽多了会上瘾，人脸焦黄。